



不朽的戰魂——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回顧 系列 09

勒住敵人脖子 連割四個日本兵喉管



詹兆浮近照。(攝影/陳榮裕)

【作者速寫】陳榮裕，曾任中國時報及蘋果日報記者、數位學習雜誌總編輯。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等獎項。

九四老兵憶往 依舊慷慨激昂

「我們在山上打，爬上幾十公尺的坡，上去以後有兩百多公尺長的戰壕，我身上掛著兩個手榴彈。」

「我爬啊！爬啊！爬上去，爬到了日本鬼子的碉堡，手指勾住手榴彈保險銷，往碉堡的機槍口丟。」九十四歲的詹兆浮，回想在雲南省那場戰役，左手握拳做勢舉到嘴邊，很想在手邊咬了一口空氣，彷彿真的有一顆手榴彈，「炸開了！日本鬼子往外逃，我們這啊……」然後就是肉搏戰，「那哪叫肉搏戰？叫割喉戰！」詹兆浮的雙手同時舉起，改成抓著步槍

父親的抗日負傷榮譽證

【作者速寫】王震中，政戰學校廿九期畢業，服務陸軍後，轉任軍訓教官，九十四年退休。

我的父親王紹孔，字述之，河北省南皮縣人，祖父輩於東北瀋陽經商，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入侵瀋陽，日本人佔據東北。父親告別祖父母，離開東北，入關投身西北軍學兵，加入抗日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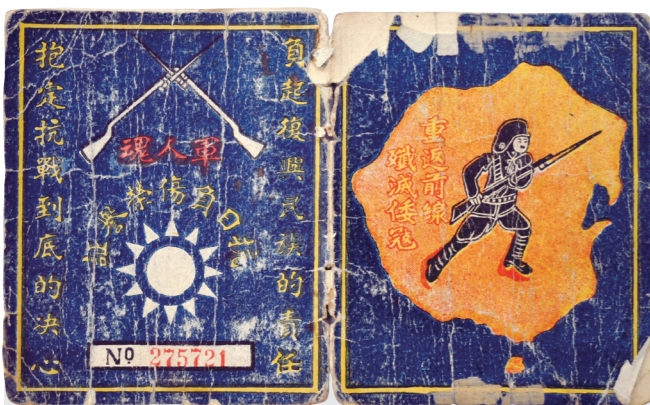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時，父親已經擔任國軍廿九軍一三三師連長，當部隊向北平南苑轉進時，遭遇日軍飛機、坦克、大砲攻擊，師長趙登禹當場殉國，部隊潰散。



手持望眼鏡、腰配成仁劍者為家父王紹孔(左)，此照片砥礪我們家人榮譽報國。(圖片提供/王震中)

父親當時也負傷，在同袍掩護下，藏匿民宅。在當地愛國老百姓的掩護下，躲過了日軍及二鬼子(漢奸)的搜捕。當時每提供日軍一名國軍軍官，可獲得五十元黃金。

之後傷癒歸建，隨即參加大名府戰役。父親每每提及七七盧溝橋事變時，即指身上傷疤細說往事，這是父親在抗日戰爭中第一次負傷，而最遺憾的，是七七盧溝橋事變廿九軍抵抗獎章及證書在日後戰火中遺失。



抗日負傷榮譽證雖然斑駁，卻是我家族的驕傲。(圖片提供/王震中)

武漢會戰後，父親所屬部隊因傷亡過重、人員補充不及等因素，被重新整編，他成為軍委會別動隊二縱隊教導團少校營長。並隨後於民國廿七年一場會戰中第二次負傷，遂留下這紙「抗日負傷榮譽證」。

證書中有紅字「軍人魂」，下為抗日負傷榮譽證字樣、國徽及其編號，兩側則是「負起復興民族的責任」、「抱定抗戰到底的決心」兩行精神標語；封底則是一位戰士手握刺槍，書寫「重返前線滅滅倭寇」。

抗戰勝利後，中央裁軍，父親以中校團附軍階復員，投身中央警官學校正科十八期，畢業分發北平。三十八年傅作義北平投共，父親不願降共，輾轉逃離至青島，撤退來臺。父親一生忠貞愛國，鼓勵兒女報效國家，我兄弟有三人投身軍旅，孫子輩也起而仿效，一家三代軍人，咸以父祖為榮。

難忘的軍旅生涯

【作者速寫】溫明正(原住居民名：馬諾納斯)，政戰學校專修班廿八期畢業，營政戰官上尉退伍；衛生福利部科長退休。

個人自民國五十七年十月政戰學校畢業，其時適逢蔣公誕辰紀念日前夕。當時，我前往金門陸軍步兵第六十八師二〇二團報到，隨後分配至基層連隊，正式展開軍旅服務生活。

還記得，在我剛到金門時當夜，就被安排在料羅灣附近沿岸查哨，當時心情緊張到神經緊繃，不敢有任何大意。生怕一有閃失，可能沒命了。

人到老年莫浮躁

【作者速寫】胡光東，湖南桂東縣人。曾擔任九十三師保防科長、東警部保防處長，民國六十四年退伍。退伍後曾在陸軍官校擔任保員。

有些人年紀老了，依然改不掉年輕時的倔強脾氣，凡事都要爭個高低輸贏，到頭來落得雞飛蛋打，慘狀是自找的！

我聽說，某單位有一位退休朋友，心態仍然浮躁跳揚，見人家賺了大錢，他自己也想賺；見人家幹什麼，他也想幹什麼，好像他有通天本領般，每天和年輕人一樣毛躁躁，誰知省吃儉用半輩子的積蓄，不是虧損，就是老年的生活，就是除浮躁、靜心態，切忌

軍旅生涯中，由於一起生活打拚，同甘苦、共患難的歲月，讓堅定的袍澤情誼聚起一份難以割捨的緣分。「袍澤情誼是生命的陽光。」；好友「Tony」在臉書上貼了一張大合照，這是他四十年前軍校同學，大夥約約一起去探望住在安養院的同學「Tony」。

袍澤情誼是生命陽光 Tony 幾年前發生嚴重車禍後，音訊全無，大夥兒都非常擔憂，透過各種管道尋找。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北部一家安養院找到，看到坐在輪椅上的同學，大家高興及不捨；高興的是老同學重逢，不捨的是好友遭逢如此的人生劇變。

袍澤情深

【作者速寫】潘憲榮，屏東人，政戰學校六十六年班，曾獲國防部觀光文藝銀像獎等獎項，著有「溫馨歲月」等十餘冊。

為了協助「Tony」走出困境，讓他能和同學保持互動與聯繫，大夥兒合資幫他買了一臺平板電腦，並教他如何使用，還幫他建立臉書，一開始由於「Tony」手腳曾受過重傷，所以不太靈光，經過同學鼓勵與協助之下，現在已相當熟練，能運用自如和大家密切互動；有時，同學也會帶他出去聚餐或郊遊，哥兒們會爭相幫他推輪椅，彷彿是一家人，真摯的畫面頗為溫馨！

「有同學關心真好……」Tony說，他原本因為車禍及家庭難題的各種因素，覺得人生一片黑暗，如今在老朋友勸導下，他重新看到生命中的陽光。現在，每隔一段時間同學都會約約去探望，真是太好了！想想，這種親愛精誠的同窗情誼，多麼值得珍惜啊！

袍澤情誼是生活甘泉 記得當年，我擔任排長時，我們連長姓馬，山東人，是一位五十幾歲的資深連長，是從二等兵一步一步升上來的軍官，不認識他的人，光看外表，會以為他是粗獷型的軍人。其實剛好相反，他那份關懷袍澤的用心，令人感佩。每回有新兵來報到，他要求排長一定要親自打電話與家長聯繫，並做紀錄，一方面讓家長放心，一方面了解新進弟兄有什麼問題。

也許是習慣吧！每次用餐前，他都會問哨勤務的飯菜有沒有留？有沒有保留？晨間跑步出發前，總會問有沒有人身體不舒服？雖然都是例行性的提問，但那份關心卻讓人備感溫馨。

也許，連長沒學過什麼高深的領導理論，但他真摯的關愛與用心，卻贏得了官兵的向心力，每當有上級來督察，弟兄們私底下都會相互勉勵說：大家要好好表現，不能讓老馬被K。很多退伍的弟兄私底下都稱呼他「馬老爹」。袍澤情誼猶如生活中的甘泉，擁有這種誠摯的袍澤情誼，真幸福！

雲林縣土庫鎮菜市場流傳一個「做三年兵，卻帶一個班長回家」的佳話。這個真實故事，緣起於民國六十一年彭姓退伍老士官到土庫鎮菜市場要找他的林姓班長。

這就要回溯起當年，林先生在陸軍服役時，彭班長非常照顧他。林先生剛被分發到部隊時，人生地不熟，班長視其為子弟，關懷備至，兩人頗為投緣，休假時經常邀約隻身來臺的班長到家作客。時隔多年後，當彭班長因眼疾必須提前退伍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去找老班長。

看到班長來訪，林先生非常開心。彭班長問他：「我可以留下來嗎？」「當然歡迎！」。雖然林家只是小康家庭，家庭負擔也不輕，但想到要給孤寡寡人的班長，擁有一個家庭的溫暖，林先生立刻點頭。四十餘年來，彭班長已成為林家一份子，林先生與班長，情同父子，感情相當融洽。在人際關係疏離的現實社會裡，這種真情流露的袍澤情誼，更顯得彌足珍貴。

袍澤情誼像一罇老酒，歷久彌香；袍澤情誼像一朵芬芳宜人的花，人生擁有這種誠摯的袍澤情誼，真幸福！